

2091  
8994  
18413  
CUBA

翼乘卷之十二

雜紀部一

丘隴志

論曰丹朱之不肖僅不肖於聖人耳不肖於聖人則聖人以下皆肖之矣其封丹陵也國書野牒不問載有不法事不然何以堂釜到今無恙也夫晉厲公不免一乘車墜之東門之外而劉康士以孝行感異微至天子旌其閭而賢者祭其墓信乎生王之頭不如死士之隴也志丘



隴

唐侯丹朱墓在縣西北史村俗呼金井

唐叔虞墓在縣西北孝義村畝足三塚俗呼官塚意當時有附葬者御史李鑑有詩云虞叔當時葬有丘馮軒回首憶成周絕隣世變浮雲盡無卹年驚逝水流歌鳳已曾甘遠引泣麟亦不愛周遊孤懷落日無人會野草蕭蕭又晚秋

晉厲公墓在縣東南故城村左傳成公十七年晉厲公欲去群大夫而立其左右既殺三郤公

遊匠驪氏樂書中行偃軌公明年正月庚申二子使程滑弑公以車一乘葬於翼東門之外即此地也

鄭太子墓在縣西雲唐村唐范陽盧照鄰碑銘云若夫蒼精授邑載柁西鄰之際赤烏告祥方崇北面之事海內奔波三分與二分交競寰中同會七百與八百相符故能安地軸之傾輪補乾絃之落絳如砥平道諸侯遵卜洛之郊似石磬基宗子紹維城之固大矣哉周之有天下也



年將慶遠葉帶枝繁鄭國桓公宣王母弟水雙  
河濟洩雲雨以開封臯二城平連古今而錫類  
犬牙晉楚開之齊秦時遇鬪蛇之餘乍進牽羊  
之弊雖地承負秦國祚彌而無窮天錫香蘭家  
風邵為逾遠太子壽者康公之子桓公之二十  
代孫也聰明仁智暉映當時涯涘清深指覽川  
而微量珪璋特達與龍輅而齊光因以運逢陽  
城敗我鄭次辛亥之歲崩山湯岸銳銳氣於韓  
兵降志辱身欽盟符於晉血邑封千戶官具百

寮今之壽域斯其地也享年七十八薨于晉葬  
於天陵南靈原起忽水深埋王之悲荒隴美其  
誰識生金之字玉京觀道士鄭大暈家長鄭君  
則合宗並太子之後勝業孤楊清暉競遠逍遙  
林外放曠烟霞凝皓素於黃庭養神氣於玄宇  
以爲霓旌楊漢猶尋朽骨之靈鶴駕停空尚謁  
先人之墓於是其荒薤蔓徙植延陰豐碑下鹿  
蘆高墳疏馬鬣得青烏之舊地臨絳邑之新田  
於時大唐總章元年歲次戊辰五月甲申之一



日也爾其表裏山河極目原野九京以送其往  
二水以流其惡岩霜雪邀處子以同嬉奮品  
衣冠侶群僊而共遠窺晉臣於泉路依希夏日  
之光思漢帝于雲衢髣髴秋風之詠雖復相望  
絕代固可氣類同年豈使素烈景風清猷澹味  
金石之美堙滅而無聞乎故式紹前範傳之永  
代將日月以居諸邀宇宙而長乆詞曰周封懿  
族鄭國開疆始連高華終帝崇芒東西橋徙人  
物絳香蕭條河曲隱軫榮陽戍馬生郊兵車亂

轍象椎相競群公未絕煙塵四起縱橫四結圖  
寢成泣福陽成血家聲已隕出質而未西光未  
謝東府行聞鄉關寂寞城邑徘徊三鄉一邨風  
月池臺廣陽已失年其不朽魄散東山魂歸北  
邨披榛卜葬分晉歎絳靈淫仍泣雲也即愁川  
源遷徙居處不留源既號靈城猶名壽摧殘剪  
樹零落為土碑失黃蘗銘摧白楸倚歎積善克  
昌後胤丹竈九飛清溪千仞眷茲幽隴清風不  
振勒石揚聲聞之陳信左右原野表裡河山折



城王屋汾川帝歌新城樹火故絳人多悠悠萬  
代見此如何

小子侯墓在縣浮圖村北俗呼小王墳

將軍閻沒墓在縣西北古署村北山上

唐司空楊琮墓在縣楊窰村北草墳上其後世

孫宋元帥璘司空明金大將軍發縣尹時元元

帥琛元帥銓忠勇校尉本縣尹宜皆附塋於此

有石人馬並螭首碑今壞有墓表載者舊志

元北城先生屈繼平墓在縣西古澗西墓表載

耆舊志

吉侍郎墓失名在北火村今呼柘墓

楊侍郎守則墓在北門外東嶽廟後

達魯花赤脫脫墓在縣西南常柵村北大定時

人今呼皇姑姑墳石人馬俱存

總管郝溫墓在縣西陵下村西

國朝郎中高翀墓在上高村南

孝子劉元奎墓在西平村西北崗上

通政王錫墓在縣東辛庄東坡上



布政使王泰墓在件紋村北

知府錢士聰墓在西門外

參議劉志墓在浮圖村西

編脩續旻墓在合雲村西北

郎中楊汝江墓在北神廟後

知府史官墓在浮圖村北

副使燕好爵墓在南衛村北

御史史學遷墓在馮家坡

副使劉應聘墓在史村村北

太僕呂維寧墓在吳樸村

副使丁流芳墓在澗下村

勅封御史上官薦墓在城西

翼乘卷之十二

雜紀部二

鑒戒志

論曰古人爲尊者諱爲親者諱爲賢者諱廼賊  
君亂國事變之大者何諱之有故特書之如必  
曰志以張文獻非以明奸宄則孔子何以作魯

春秋平批

晉潘父弑昭侯迎曲沃桓叔晉人發兵  
攻桓叔共立孝侯誅潘父



匠驪氏晉厲公嬖大夫屠翼晉人弑厲公於其家

隋宋金剛皇大二年冬為定陽可汗劉武周攻陷澹州據之唐遣秦王世民擊破之金剛走死唐鄭注本姓魚冒為鄭故號魚鄭家世微賤以方技遊江湖至襄陽依節度使李勉為胡客黃金餌之寢親遇署衙推從至徐州稍參處軍政注多藝詭譎陰狡探人庾隱輒中所欲為愬籌事未嘗不用挾邪市權舉軍患之監軍王守澄

白愬愬曰然彼奇士也守澄入總樞密與俱至京師厚加贍卹日夜為守澄計議縉紳側目御史中丞宇文弼劾奏乃上道過奉天輒還御史復言注奸狀請付有司治罪始王涯用注力再輔政又憚守澄過其奏更擢通王府司馬右神策判官士議譴駭劉從諫惡其人因斥去之即表副昭義節度使不旬月文宗暴眩守澄復薦注即日召入對浴堂門賜餐至涯是夜晝出東方長三丈芒耀怒急俄進大僕卿兼御史大夫



注資資資既藉權寵專鬻官射利資積鉅萬不  
知止起第善和里通永巷飛廡複壁聚京師子  
方鎮將吏以煽聲勢間入神策與守澄語必終  
日或夜艾乃罷好服鹿裘以隱淪自處文宗以  
師友待之李訓既附注進於是兩人權震天下  
矣尋擢工部尚書翰林侍講學士時訓已在禁  
中曰議論帝前相倡和謀鉏剪中宦自謂功在  
鑿刻帝惑之兼是進退士大夫挽轂朝法賢不  
肖淆亂然李邕病瘵注活之有狀守澄神其術

故中人皆昵愛俄遷檢校尚書左僕射鳳翔隴  
右節度使詔月入奏事是日度支京兆符供帳  
入辭帝賜通天犀帶出都門將之鎮旗竿折注  
惡之先是守澄死以十一月葬漣水注奏護喪  
欲誅諸宦者訓畏注專其功先舉之事敗注遂  
為張仲清斬之梟其首於先定坊三日瘞之群  
臣皆賀乃夷其家籍其貲得絹萬疋他物稱是  
本朝楊虎正德六年流賊等作亂虎卒支黨攻  
城不能克也聚北關燒數家而去



白蓮妖人周朝董奭等嘉靖十二年八月謀為  
亂夜率其黨數百人燒毀縣署時天曉就擒盡  
殲之祔朝等自稱彌勒佛以幻術煽惑愚民馴  
致於亂

嘉靖十八年六月十八日覆釜山下鄉民賈文  
進與衆鋤禾避雨於之樵廟中須臾雷電交作  
文進為龍所擊雨後興漆水池遽得其屍有爪  
痕數孔邑學生史詮路行適見之問其里人曰  
文進素不孝則不孝如文進者可不懼哉

翼乘卷之十二

雜紀部三

僊梵志

僊之與釋玄情逸致均飄飄乎方之外矣其所  
以異吾無從而知之間嘗蒐覽列傳如飛錫演  
乘天花亂墜點鉄為金叱石成羊諸軼事既有  
其說當亦有其人有其事也僊釋翼不多概見  
僅有張紫陽辯大師事風塵攘攘之中取彼玄  
妙滌我俗况昔人云月在上方諸品淨心持半



萬緣空揮塵之餘神情政復如是

為寺者十五

太平興國寺在城西門外高阜唐名慶國寺宋太宗時勅賜額曰太平興國今遇元旦冬至及萬壽聖節習儀于此舊有十二院曰天王曰北羅漢曰西羅漢曰南羅漢曰華嚴曰經藏曰上生曰觀音曰文殊曰慈氏曰大雄殿今所存者惟大雄與華嚴經藏數處耳餘俱廢弘治九年重脩大雄殿邑人王泰記畧云太平興國在縣

城西門外縣志以為創于唐貞元間寺後基塔碑有咸通年號為唐寺無疑寺前有毀浮圖增下斷碑文字已不可讀惟其首云大宋新脩舍利塔碑數字尚可見而今寺名乃宋所改但莫考其初為何名耳是後廢脩不一弘治九年僧會守珍寺僧守璉謀以寺之佛殿

自元朝至正己酉脩飭迄今歲久不修將日入于壞乃白于縣侯金城馬獻允之珍主其事璉與徒宗錦任其勞號足圃畝募於邑人富者施



貧者効力方始事進卒錦獨任之於是棟桷  
之朽腐者瓦甍之破壞者赤白之浸漶不鮮者  
金碧之剝落者悉皆治之始事于弘治九年春  
二月竣事于正德十二年冬十一月用工費總  
看干工既訖珍請為記余謂我

皇明定制非故有賜額掃叢林為國祝釐者  
悉令歸併崇正斥邪遠軼前代此寺在諸寺為  
最古且大地皆并入之歲時初延聖壽寔於  
是乎在然則二三僧之脩之也固宜邑侯之允

之也非過而予之記之也亦奚辭

金仙寺舊在東門外為滄水所浸元延祐間徙  
同穎坊有元翰林學士承旨趙孟頫撰書裕公  
和尚道行碑碑移后土廟裕公弘辯大師姓郝  
氏幼敏慧日記三千言講說法要人服其精詣  
興龍寺在樂池山曲舊名羅漢洞元至治元年  
建大司空沁水李翰有詩云一徑碧溪過禪關  
隱翠蘿雲深松影密僧靜鳥聲多綠樹分青藹  
晴峯聳碧嶽盤桓歸去晚撫景漫吟哦



香雲寺在南梁村西唐太和三年建中多古栢  
夜半作風雨聲

聖壽寺在符柵村西南

壽聖寺在下交村西宋治平四年重修

雲隱寺在楊窰村東北元至正三年重修

法雲寺在南衛里唐太和三年建

天竺寺在唐城村西宋元祐七年重修

龍泉寺一馬柵村東元至元三十一年重修

龍興寺一陵下村西宋靖康二年重修

石相寺在堡子村宋元至順元年重修

佛岩寺在澹史西元至正二十六年重修

興福寺在鄭庄村東元延祐二年建

千佛窟佛像甚衆見山川志

為院者十

彌陀院在柵下村西元大德八年建寺有黃梅

又名梅花寺中書舍人薛瑾御史俞時皆有詩

薛云彌陀寺東臘梅開前代何人看意裁折取

一枝歸邑去明朝報得好春來喻云歲晏僧居



冷山空梅色嬌飛霜誰獨抗落葉爾孤標風帶  
黃金縷香分白玉條終當為傳說不可負商朝  
十方院在城外西北隅高阜上舊名八臘廟於  
此今復為院

延慶院在入望村金大定三年重修

惠濟院在南史村金大定四年建嘉靖二十六  
年重建

興國院在北史村南金天會十二年建

慈氏院在作級村元中統三年重修

大覺院在天馬村南貞觀二年建

法輪院在中衛村東金天德二年增脩

淨土院在辛安村南元延祐三年建

興福院在鄭庄村東元延祐二年建

為觀者十一

翔清觀在南梁村東宋元豐四年建

順貞觀在丁村東北元至元元年重修

長春觀在南史村南元道人張志和建

乾元觀在李順村東元大德八年重修



樓雲觀在下流村東元延祐元年建

樓貞觀在東河下北崖澮水上元初丁公講師

建嘉靖二十四年為澮水所浸改遷北原元皇

南琰有詩不載

安靜觀一在覆轡村元大德八年重修

安靜觀一在四望里元大德三年重修

清和觀在西閭村元通士張元和建

仙洞觀在風鳴壇南崖下元元真二年重修

玄泉觀在四望里元大德三年重修

### 為宮者二

慶唐宮在石橋村南唐開元十四年建

紫陽宮在唐城坊宋紫陽真人張伯端脩煉處

列仙傳云張伯端天台人少好學晚傳混元之

道而未備孜孜訪問適歷四方宋神宗熙寧二

年遊蜀遇劉海蟾授金液還丹火候之語乃改

名用成字平叔號紫陽出神英宗治平中隨龍

圖陸公寓桂林後轉徙秦隴久之訪扶風馬默

處厚於河東乃以所著悟真篇授處厚曰平生



所學盡在是矣願公旒布此書當有因書而會  
意者元豐五年夏跣坐而化住世九十九歲弟  
子用火燒化得舍利千百如茱萸實色皆紺碧識  
者謂曰此通書所謂舍利耀金姿也後七年劉  
奉直過紫陽於王屋山留詩一紙而去紫陽嘗  
自謂已與黃龜中維揚于先生三人皆紫微星  
號九皇真人因誤校勘初運之籍遂謫人間今  
垣光耀可見者只六星已

為庵者一

碧霞庵在古畧村北馬跑泉東元道士馮氏建

翼乘

藝文志

先儒有言士先器識而後文藝區區以文章表  
見非古也然文以貫道六經而下如左氏列傳  
班馬史裁程朱理學匪大文之奕奕前何以垂  
後何以法載考吾翼蟋蟀諸篇賡于風詩而唐  
之盧宋之歐與文班班大家至于賢人君子名  
流韻士或敷陳治道宣揚經術或登高賦詩遇



物能名咸有以禪

王者觀文成化之意倘復任其散佚使黼黻之章名山之業掩抑弗傳亦曩者叔向之所羞也已

文公入晉國語見星野志

公孫橋荅叔向左傳見星野志

介子推宋學士張商英詩見山川履釜山下

泚泉邑人王奉記見山川志

泚泉雙槐老人詩見山川志

武子庄左傳見古蹟

熒庭城元絳州守宋克篤詩見古蹟

潞公軒宋宣和間李元儒記金學士鄭輝詩

元判官王惲詩元學士郭西塋詩元人貞

庵和詩元廢訪僕王立詩明僉事鄭貞詩

明御史朱紳詩明顧福詩明僉事許銳詩

明少參吳廷相詩俱潞公軒見古蹟志

東園宋鄉貢進士邑人丁彥師記見古蹟志

阜民廳宋邑人丁彥師記見古蹟志



瞻臺亭明憲使郭桓記見古蹟志

舊文峯明縣令孫叔記見壩壑志

縣治明學訓衛柱記見區署志

院署明御史蘓祐詩見區署志

南倉明邑人王泰記見區署志

社倉明邑人王泰記見區署志

鍾樓明學諭張九叙記見區署志

縣令張懷器去思碑唐盧照鄰撰見循牧志

縣令陳子履之任序宋歐陽脩撰見循牧志

龍門山寶應寺普照法師詩宋文彥博撰見循牧志

呈政政通議詩宋縣令文彥博撰見循牧志

送秘書劉監歸高詩宋縣令文彥博撰見循牧志

文廟宋天聖間縣令文彥博記明脩撰倫文記見學治志

城隍廟明邑人王泰記見群祀志

唐叔虞廟宋太谷令張伯玉詩宋學士呂惠

鄉詩見群祀志



漢文帝廟

明邑人錢士聰記見群祀志

喬澤廟

宋政和間令田顥記明御史喻時詩

見群祀志

穆侯名子

見耆舊志

樂成國語

見耆舊志

楊宜墓表

元邑人段天章撰見耆舊志

侯臬史記

見隱逸志

唐叔虞詩

明御史李鑑撰見丘隴志

鄭太

銘唐盧照鄰撰見丘隴志

梅花寺

明御史喻時詩明中書舍人薛瑾詩

見懷光志

以上見各部今不再贅

翼乘

文志補

詩唐風

蟋蟀在堂歲聿其莫今我不樂日月其除無已

大康職思其居好樂無荒良士瞿瞿蟋蟀在

堂歲聿其逝今我不樂日月其邁無已大康職

思其外好樂無荒良士蹶蹶蟋蟀在堂後車

其休今我不樂日月其愆無已大康職思其憂



好樂無荒良士休休

桐葉封弟辯

唐郴州刺史柳宗元

古之傳者有言成王以桐葉與少弟戲曰以封  
汝周公入賀王曰戲也周公曰天子不可戲乃  
封小弱弟於唐吾意不然主之弟當封耶周公  
宜以時言於王不待其戲而賀以成之也不當  
封耶周公乃成其不中之戲以地以人與小弱  
弟者為之主其得為聖乎且周公以王之言不  
可苟焉而已必從而成之乎設有不幸王以桐

葉驟婦寺亦將舉而從之乎凡王者之德在行  
之何若設未得其當雖十易之不為病要於其  
當不可使易也而況以其戲若戲而必行之是  
周公教王迷過也吾意周公輔成王宜以道從  
容優樂要歸之大中而已必不逢其失而為之  
辭又不當東縛之馳戲之若牛馬然急則敗矣  
且家人父子尚不能以此自克況號為君臣者  
耶是直小丈夫黷亂者之事非周公所宜用故  
不可信或曰封唐叔史佚成之



大元晉寧路異城縣金仙寺住持弘辯興教大  
師裕公和尚道行碑 翰林學士承 旨榮祿大  
夫知 制誥兼脩 國史趙孟頫撰並書篆  
佛以大慈悲隨機說法為世舟航所以付囑其  
徒者攝為五分曰素怛纁則阿難受持曰毗奈  
耶則鄔波離受持曰阿毗達磨則迦多演那受持  
所謂經律論也曰般若曰陀羅尼則付之文  
殊普賢二大士其教雖殊其覺悟群迷則一而  
已佛滅度後二千餘歲有脩其教者曰廣裕實

通經律論歲蔚然為四衆所宗世家絳之稷山  
信姓郝氏幼敏慧肄講肆日記三千言蒙輒於  
戒經決策于衆經論頃轡于佳識因明年二十  
衆推為座元講說法要人服其精詣出世住壽  
聖寺脩千佛洞佛閣殿堂大開講席聽衆逾百  
檀施雲興次住華嚴院且營且講如住壽聖時  
次住十方仁壽寺肇建夏安居講堂安衆百五  
十又建冬安居靜講堂安衆五百重脩佛閣法  
堂僧堂視住壽聖華嚴日益大以肆于是移住



金仙寺寺大而廢久住持者難其人師立志弘  
毅百藥具舉脩大閣造彌勒大像高百尺廣  
三之一飾以黃金置大藏經及唯識鈔疏四十  
部又脩法堂僧廡香積拳楹戶牖金碧輝映為  
晉常觀寺東臨澮師慮驚濤衝怒龍石為岸高  
丈又尋袤八十步住金仙三十餘年終師之世  
講下常不減百衆最後住勝因寺創建法堂廊  
廡三十餘間凡常住所宜有者無不悉備師前  
後受四衆請更五住持一日必苦講亦不輟

方檀施金粟幣帛一奏常住所至有餘積而已  
無私焉以其贏餘施十方僧又約其同倫為上  
生會精脩密行誓生兜術示寂七日面如生時  
其住持勝因也陝州聞喜各建大會請師為四  
衆受教阿闍黎四方請疏常以百計住金仙日  
值

世祖皇帝設資戒大會師于大內說法默契  
聖心賜以袈裟住壽聖日感聖僧化供帑廩常  
湓是則教中所謂志行精專有感斯應者矣師



生九歲從顯公和尚落髮出家又十有一年而  
受具足戒又九年而得法于靈壽和尚又二年  
領衆住持住持四十又一年當大德十一年十  
月二十九日遷化于金仙寺越七日塔葬于寺  
後壽七十又二臘五十又二嗣其法者七十餘  
人曰才曰頃為衆上首並受靈書名播諸方滅  
度後十又一年其徒智貞狀其師之行走京師  
請紀歸道行以傳不朽余謂諸佛妙嚴秘密剎  
海等一義味支分孤別如月在水非論無以證  
經非律無以顯教究其指歸則一而已師能融  
通二藏弘佛法于一方而始終焉則其為四衆  
所宗宜也其往生兜術陀天亦宜也其嗣法上  
足續燈竟爽亦宜也乃為銘曰

佛以妙法 大啓群蒙 空有互彰 理事雙  
融 皇元肇興 大教是宗 裕公之生 適  
際其隆 聰慧夙稟 博洽強記 曰經律論  
寺一義味 列生接物 像教攸寄 受法布  
金 雲蒸霞蔚 層構地涌 金像山寓 天



與其謀

神獻其功

微言玄論

滂沛心胃

道契聖心

大衣弘貴

慈氏攸歸

佛光逾

熾

惟晉之鄙

惟澮之稟

表是堅珉

靈

室茲闕

延祐七年歲次庚申小春日住持僧智恩智真

智信文勲等

脩文廟記

縣令胡獻璫撰

聞之獮氏曰有學而不論政不取士猶無學也

余甫齡憶先大父以高唐學正歸里力學聚徒

一以聖賢言行是則是訓時父叔之列明經者

三與賢書者一嘗呼諸庭而誡曰近世為治惟

從事於刑名獄訟徵斂期會而以勸率儒學非

簿書所切視為不急務甚失敦本圖治之要汝

輩出膺民社當以崇奉

聖廟宣教作人為第一事余始授章句從群兒

戲逐中聞之亦深以為然而默相領會先儒謂

人心各有仲尼真不誣也今

上御極壬辰倬博一第筮仕茲土展謁



先聖見廟貌歎頽而廡破壞明倫敬一官師廳舍併周繚重垣皆有無幾半剝落不堪撫然動念者久之夫翼為三晉鉅邑名宦輩出時賢疊至而學宮若是先大父之言誠詢而有徵欲畧所以新之然僅塗丹雘加埏埴旋脩旋墮雖新弗永無益也必易柱礎重蓋造學中所宜有者威別臺整齊方為永久之計又恐未施子惠遽爾勞傷似屬不情乃就鄉縉紳先生而議焉幸各有同心輸財恐後始知翼俗簡素而又明直朴而好義向特無始事者故因循廢墜吁鳩工庀材卜吉經始越歲余而宮牆以內無不壯麗堅新多士意氣正倍適午科大比拔至隨拔弟子員之尤者若干人課業其中朝乾夕厲立社登瀛互相鼓舞秋圖獲雋則有張子鳳起陳子宸銘袁子舜蔭陳子經議燕子思隆張子麟化分余房而副隨即恩授則有宋子友瀛而張子鳳起又聯雋南宮隨令強邑余曰聖廟聿新乃數十年未有之舉人文蔚起亦數



十年僅見之盛為余倡始作率功余曰不然國  
家興學建廟不持尊聖妥靈原以育德儲材使  
士子藏脩游息于內仰瞻聖像俯瞻明倫飭躬  
砥行入則孝子悌弟出則忠臣良佐方為不負  
此舉若徒炫綵摭華逢年為實固非國家立學  
養士之意亦豈余倡始更新之懷哉雖然教子  
適售于飭學鼓勵之後異日有地方責必不以  
崇學勸率為不急務而泄泄從事其于敦本  
治正未有艾此皆余之所繫為記也至脩舉始  
末襄事姓名當必另壽貞珉故不暇於槩及  
順治拾肆年孟夏之吉

新脩先師孔子廟碑

邑人進士上官鉉撰

吾嘗觀孔子刪詩而泮水闕宮之章載在魯頌  
乃知宗廟以事其祖宗學校以崇其道德兩者  
蓋有國者所並重云是以奚斯董役史克揚休  
而僖公之贊傳焉至於春秋病民則譏泮宮之  
作不著於經蓋為其所當為亦大異乎鹿臺郿  
館之築者矣漢興以來學宮之設專祀



孔子翼學首在南城外澮水之北宋天聖間潞  
公文彥博禱虞其濱河而多水患改建城西門內  
卽爲今地中間墮事增脩未可殫述

今上御極七年庚寅七月余巡方湖南定省過  
里謁見宮墻之間風雨飄搖先君子圖所以光  
大而更新之會邑大夫胡侯泄翼斯文已任一  
時縉紳諸君在庠諸友咸有同志爲之樂輸而  
恐後焉廣大陳君相助爲理經始於癸巳六月  
迨乙未十月而告成矣工既訖諸君勉余爲記

余不敏弗克辭稽古王者建國君民敦學爲先  
庠序旣建而人心風俗由之以美此虞夏商周  
之所以興孔子六經之功爲能與日星並昭也  
士生先王之後而有學爲聖人之志當讀書懷  
古旣取古人忠孝大節講之有素幸而遭時遇  
主能以其身繫天下安危謀定宗廟而不自矜  
其能秉道嫉邪而人不敢議其私如漢之汲黯  
唐之狄仁傑宋之韓琦司馬光諸君子豐功偉  
業卓然史冊之中而後世頌其美不輟卽當隱



居不仕抱膝長吟道德高於古人而著述傳於  
來者如漢之郭林宗隋之王通雖未身致太平  
而教授生徒至使公卿將相之材皆出其門考  
其人品風節蓋有是尚者矣乃今之儒者苟且  
功名之塗而直弼之略不聞跡其所為不過持  
祿容身而止及其擯斥於時患得患失之情形  
於顏色則其人之賢不肖何如也抑思朝廷所  
以重士與士之所自重者將望其為賢人君子  
而不徒區區公卿大夫之賈夫人亦在乎限自

樹立而已更有說者聖人之學心學也洙泗之  
派惟濂洛關閩為正後世理學文章分而為二  
則已過矣左氏開文字之先程子猶曰古者文  
章載於六經自丘明作傳而文體始壞在漢唯  
董子正誼明道數語庶幾近之班馬之才難以  
躋鄒魯之堂韓昌黎奮起德愚振興八代醇五  
氏而莖荀揚可謂知道至其他篇轉以孔子墨  
翟孟子揚雄並稱君子譏焉濂溪生千四百年  
後上接先聖之傳光風霽月深有得於孔顏樂



處明道伊川師尊孔孟能挾不傳之秘橫溪學  
稱切實西路一書與周之太極圖易說並重至  
於紫陽受學延平得觀未幾以前氣象性道之  
蘊闡發無餘維時程門龜山定夫朱門季通諸  
子咸聞性教之真厥後明之中葉殫心理道者  
惟薛文清王文成耳陽明良知之學甚為闡易  
乘捷其說多推陸氏河津淵源紫陽多明理少  
嗜慾本乎克復之旨而不敢以自然誤天下是  
以世多師之要而論之聖賢心學之傳先自不

欺其心始大學誠意中庸思誠論語忠恕一貫  
之宗不踰斯旨而已吾翼英賢輩出先代文物  
之盛尚矣邇來科名日起而奮志稽古之士益  
多慎勿以咕嚕為讀書主組為事業體驗身心  
存理遏欲安在聖道之不可學而至也當茲聖  
域聿新諸君咏芹茹之什爭自濯磨以應朝廷  
菁莪之化而分席先賢之玷詎不快歟噫吾豈  
特為吾翼之士言之而已乎是為記

順治十四年四月孟夏



創建鄉賢祠記

丙戌進士

鑑

文孝公男丙戌舉人上官鉉

癸未進士

鉉

間嘗逖稽晷史而見古之賢者雖德業聞望夔  
出古今必系其鄉者何誌所自也在昔如武侯  
號王佐才而稱曰南陽諸葛退之起八代衰而  
之曰韓昌黎居實相業巍然而稱之曰司馬諫  
水諸如此類皆以見川靈吾秀實有特鍾承學

親而畏之式我老成焉此澤官之祀所由列鄉  
賢一席也桐封以來遠不具考自後魏及今其  
最著者得二十餘人焉先大人績學力行七十  
餘年歲甲午以興望所推獲與諸君子伍顧其  
祠宇鄉于有明嘉靖之二十有七年迄於今百  
有餘歲矣第屋數椽廳廳不免議者以爲諸君  
子典型所在風流奕世末之有改而棟宇荆榛  
甚非高山景行雅意且先大人束身名教繼往  
開來方躋前誥之庭而俎豆聿新若神觀弗肅



敬共之謂何會邑大夫 胡君等肇造

聖宇將次第及之不肖昆弟因從而經始鳩工  
集事匪敢私堂構也諸賢之芳躅存焉於是度  
地舊祠之東隅爲堂一區樹以藩垣增以臺榭  
越匝月而落成一時同堂諸賢輪奐輝映明德  
維馨萬年盛事一朝鑒然不惟委侑

明神罔所怨恫後之學者生百世之後而有共  
爲君子之思則諸先生高明廣大之風韻登堂  
如晤而懦庸頑起有不聞而振興者誰乎最爾  
桐葉庶幾與古名賢與區並有千古也哉

上官文孝公傳

分巡隴右道邑人崔允升 廕士辰

上官文孝公鄉黨私謚也諱薦別號賓吾弱冠  
舉茂才以子貴封文林郎山東道御史鄉黨謚  
爲文孝公云世籍於桐祖諱臣多隱德不顯於  
世父諱恩光生平言動不妄而慈病讓夷有長  
者風明時以仲子加賤大理寺右寺副母王氏  
加賤安人兄第三仲隆廷平季宣茂才公其孟



也公生而穎異多聞強記萬曆甲午補弟子員  
下帷攻著有聲藝林九試未嘗不肯輟業凡經  
書大旨傳誼皆所究詳雖躋大耋未有懈余嘗  
側左右問循耳誦先王文字一字不妄以公之學  
且其恭視青紫而竟儒服終其身後長君鉉丙  
戌舉孝廉仲君鑑丙戌成進士任版曹叔君鉉  
癸未成進士擢侍御而清標峻望海內皆能言  
之昔王晉公植槐于庭而魏公懿敏公相繼于  
朝不于其身于其後斯言于公若詩義然

今上親政覃恩以子侍御紫膚襮衮如子官種  
封公而學宮之名終不忍言去嘗觀學士數贖  
賢書未免倦志有能皓首華髮視紫衣滿膝下  
而猶守茲韋布至六十一年者乎則公之操可  
知也在昔贈公捐館後二年安人尋即世公衰  
毀踰禮蔬食水飲竟三年不出戶諸父執友散  
勉終不能奪時以為難事祖妣王氏晨昏周急  
後王母棄世公喪祭一如贈公禮固循是而情  
則過之且贈公見背時仲弟差長季弟五歲女



弟襁褓公服食撫視過于已子婚嫁既訖而季  
亦賦子衿矣起視世之取悅晨牝而膜外骨肉  
者未知何以委親心也事諸父克愛敬至從兄  
弟輩無不分財悉難殷殷友于諸侄幼孤拊育  
提誨悉成芝玉即宗族之間貧不能贍者惠恤  
畢周嘗曰今之五等初皆兄弟也兄弟其初一  
人之身也若之何而忽諸其天性孝友有如此  
里中大利大害閭切民生者邑侯多造廬教  
不憚剴切陳情務期便民而止以是年來滄桑

通變而邑無失政者公之力多也居恒胸無水  
炭口絕雖黃犯而不校遇患難必多方救濟而  
其居室惟以恬淡自守嘗誡諸子曰世無百年  
入枉作千年計由此觀之仁人也達士也公可  
謂兼之矣公爲人志氣清明尤卓越不伍卽年  
近八旬不減少年晏寢昧興行不杖乘不扶楮  
書燈不宴飲中宵蓋誠異人也于順治十一年  
八月十一日卒年七十八一時聞之者貴賤老  
幼無不悲哀流涕罷市而往吊者蓋數千人昔



溫公薨戶部侍郎趙瞻護喪歸塋還言民哭公甚哀不旁哭其私親非其生前實有不可已者烏能便後之人車過腹痛悲悼而不自禁乎吾桐有翔雲梅林先生於八十翁從不一字許人獨與公爲孩提交其于公素履知之真言之切咸曰古者生有善行沒有善謚所以勸善戒惡然有出之朝者有德有位如忠定公類有出之野者有德無位如簡貞公之類公之爵未及謚公之德宜有謚攷其行實勤學下問凡謚爲文

居喪盡禮宜謚爲孝今議公爲文孝公予以曾地神而服輿論其有當乎余觀博物志云賢者著行曰傳潛德升聞則國史書之隱行未曜則野史記之公當世哲人也今日幸得從諸先生後舉公之嘉言懿行筆而書之以傳諸來茲敢以才不逮鄴下而皇皇然謝不敏哉

翔山文峯記

邑人進士上官鉉撰

異陶唐之畿輔也山川形勝甲於三晉而奇峯捧日望之蒼然而森秀者其翔臯乎山以翔稱



邑以異名蓋有取鳳翔千仞之義焉歲丁酉邑  
大夫集紳衿輩議建文峯於翔臯之巔噫此盛  
舉也其名則美其義可推也攷諸風鑒有所云  
異地雙峯挿角龍頭者此堪輿家之譚而予不  
以爲然夫天地之間上而有日星之昭回下而  
有山水之流峙其天然文章燦著布列者是也  
今天下名山不可殫述不佞足跡之能至者蓋  
寡矣間嘗西遊秦關陝太華之三峯焉而終南  
少華佳氣尚羅縹緲南歷湖湘觀衡岳之七十

二峯焉而岫嶠大別展卷曾印蒼蒼若天臨太  
行而觀孟門王屋之險過嵩洛而擷太室少室  
之英抑云宇內之雄觀矣至于吳江之地號稱  
多奇牛首瑯邪九華敬亭其間佳勝騷人韵士  
能言之往者巡行所至不輟風雅樂事於今寒  
山片石猶有散人之墨澤焉豈其峯巒迭翠鬱  
鬱蒼蒼近在封域之中而耳目不及不幾令山  
靈笑我乎乃余之所論者又在彼而不在乎此  
也易曰艮爲山艮之義取乎止山之德主乎靜



知止而定靜應之此可以悟聖學之淵源抑山之  
之厚重載物而長養之功居多仁者敦朴豈弟  
端恭持重生全萬物之心又有同然者故曰仁  
者樂山唯詩有之高山仰止景行行止士君子  
立身行己屹若太山喬岳而尤明俊偉之槩使  
天下景而仰之翕然慨慕宗風下及自好之  
士雖不能至而皆有嚮往之思將古所謂賢豪  
間者非耶子貢曰他人之賢者丘陵也仲尼曰  
月也日月之聖不可得而爲唯砥德脩行爭自

濯磨奮乎道德之塗則岸然自異有非尋常之  
所可及昔者孟子生聖人之後迴揚墨之狂瀾  
障百川而東之而孺仁引義令讀其書者如見  
泰嶽巖巖氣象即喜之昌黎韓愈振興八代之  
後而德業文望著於當時傳於後世至使學者  
望之如泰山北斗夫非其明徵與吾翼之山莫  
秀于朝梟在昔虞叔始封其下無亦仰止高山  
而澡德夜躬及其化民成俗蟋蟀載震則虞叔  
之賢可知矣厥後文公彥博尹君知章輩立德



立言彬彬其可述也是故翔鸞之秀得之天成者至矣今復建峯於其上有似乎君子之垂紳正笏而加之以賢冠朝冕煌煌禮樂之度於以登清廟而佐明堂庶幾萬邦之具瞻與繼今以往斯土之官與此土之人仰瞻東臯勤思往哲雅志於賢人君子而孜孜然有上達之意高明廣大日進無疆居廟堂之上而澤萬姓處鄉里之間而仁三族功歌太常品高月旦則今日崇建斯峯之志而不然者或飭耳目之觀或襲機輿之論余竊有所不取是為記

重脩聖廟記儒學署教諭舉人高年陳炯如

先朝垂三百載敷教中邦陳常時夏一代教化風俗卓越前古尚已厥後聖王之道遠誦法孔孟者以詩書為富貴利達之嚆矢膠庠地子衿刺文運與國運相終始

皇清受命定以幽燕金戈鐵馬削平亂略武功丕赫文德翔洽卜禘臨雍祭菜鼓篋諸大典天子實躬親焉制下府州縣衛繕脩



至聖先師廟崇儒重道養老興賢一倣古帝王  
遺意行之蓋謂孔子之道可治天下也於都盛  
哉三韓 胡公以文章世家應運崛起卯辰聯  
掇巍科承翼乏人筮任茲土下車蒞泮見學宮  
闕狀蚤作夜思亟謀興建縣治諸務未遑集縉  
紳先生於倫堂進諸士子於堂下諏吉選役庀  
材鳩工一時人情踴躍吏効其職匠效其能不  
二載而有廟有廡有堂有齋奎星有樓櫺星有  
門先聖前賢德紀邑乘功著名教崇祀於學者

有祠有宇庠垣百堵宮牆千仞實枚枚竹苞松  
茂矣非但奎蔭蒞施丹雘已也揆厥所自先是  
邑之 上官直指先生按楚歸省曾建此議  
先生以王事靡盬不遑啓處志未之逮公製錦  
新猷不謀而合是公於直指先生相與以有成  
也庠前後祠宇百楹基廣費浩公捐俸首倡士  
大夫慕義樂輸有以百金計者有以五十三十  
二十金計者浹千金登簿支用不訕是公於  
薦紳先生相與以有成也兩學弟子覓見公率



作鄉先生敏趨素封之家慷慨出貲雖滿然寒  
畷家徒壁立亦以廩餼繇役錢覓傭助工是公  
於濟濟多士相與以有成也且公天性廉靜生  
平惟知文章為樂事簿書公餘課業講藝對諸  
生終日亹亹不倦時以古之忠孝節義相勉富  
貴利達為誠其造士視古人何多讓云翼庠自  
宋文潞公改建以來約七百有餘歲公舉而重  
新之廟貌饒觀人文蔚起嗣後成人有德小子  
有造真儒名世光史冊徽旂常則公沐浴薰陶  
之澤千秋未艾也不且與文潞公後先有光哉  
余隸公屬下飽公之德飲公之醇親炙公之政  
教無能為公揄揚萬一謬據脩學大不朽事燕  
墨而為之記則余之責也夫余之責也夫至於  
一時共事寮案如分訓魏公士興孫公奕燝少  
府許公應朝石公邦柱縣尉李公天德王公成  
鐫不傳後刻得并書

呂節婦傳

邑侯鄭之衡撰



節婦呂氏者田舍翁女田舍翁婦也幼未嘗讀  
女史內別諸書而其幽閒貞靜雖古名淑莫能  
過焉并遠東上衛里人王化仕化任以力田務  
本起家數篤孝友抑如雍如也節婦色養舅姑  
敬愛妯娌一如化仕意以故夫婦相得甚歡族里  
莫不稱化仕婦賢未幾化仕卧病不起節婦矢  
不獨生娣姒輩力勸不能得其姑張氏撫節婦  
慰之曰婦誠不忘吾見當為見善事堂上老撫  
膝下孤綿血祀而昌一歎後柁何欲棄我去以絕

吾兒望哉節婦廼稍稍收淚一進饘粥時節婦  
年二十有一其子國寶甫五歲也步履益謹歲  
月時節雖至咸鮮或覩節婦貌既而姑以勸勤  
家政於諸婦中擇可代篋鑰者胥無踰節婦賢  
爰以鹽米錢穀婢僕耕織以逮戚屬往來問饋  
之禮子女婚娶之事槩委之節婦聽其指使節  
婦井井秩秩確有明法且儉于自奉勤以率先  
歷數十年如一日由是家之主伯亞族族之長  
幼卑尊鄉之黃童白叟又莫不嘖嘖稱節婦之



賢且才也至于訓子則不獨以克家為務而以  
立身為先故國寶砥德礪行里閭推為長者諸  
孫林然玉立亦無不敦本自愛咸稱化仕有後  
孰非節婦之懿訓哉按節婦年今八十有八歲  
而歷霜幃雪帳者六十七年易曰苦節不可貞  
若節婦者可謂苦矣而其之如銘其至性之過  
人為何如哉邑中侍御公張大人為節婦內戚  
序其事最詳且悉而命余傳之夫為人傳者或  
錦張先代之顯榮或捃拾一時之赫奕華也而

不實也惟為茹荼飲藥之閭芳與之表而出之  
實也而無華也使呂氏而生長名門匹耦望族  
若疊山以為之父穆伯以為之夫士行以為之  
子雖有一節之美數端之善人爭附和琬琰形  
之彤管流之奕世矣惟其質既生於蓬樞長僅  
歸于猷缺而截髮斷膚飲水指栢雖子姓成行  
眼覩四代猶不異為田家婦也者此其人不求  
聞譽幾幾乎與草木同腐而侍御公特心儀之  
以為可洽而可訓也且謂孝子節婦為一邑風



化之表率異日採風使者必將上其事于天子以立人倫紀綱之本余下吏謬司一邑風化之任因敬摭其事以備翼乘之實錄云

翼乘後序

翼為國邑經傳記之矣嬴氏郡縣天下而統於一尊今之縣邑固古之侯封也古雖以萬國君長承命天子而因俗為治擅有為於國以各臻其極祖肇其基孫仍其武山川土田久者歷千餘年而屬一姓其建置繁夥淑慝攸分太史識之故天子曰史國亦曰史今以

一人兼照萬國自甸服以暨海隅日出固皆同文同軌同倫而疆域區別民風亦殊要代漸染



覃為習尚其綿綿延延從古迄茲一方已然之  
故夫非人士耳日之所覩記出入之所游衍而  
下安為俗上為治者乎

命吏作牧日月之際修去忽來因革臧否甲殊  
乙異尤安可無識也故不曰史而曰誌者志也  
奄古典鑑令甲彙編陳蹟竊取心材收今昔於  
指掌炳大義于日星述已事昭來者本隱之以  
顯是作者之志也以正封域以定戕貢以明風  
誼以覈規置以端教施以通灌溉以均徭賦以

昭官材以列裡祀以類萃人物以考禎祥以垂  
文獻翼雖無腴百里自為隩區聖功賢德飲濡  
最久東至沁水西抵曲沃南及於絳北臨汾襄  
有壤界而無同風虞叔其後衰者也志提封高  
辛選建厥有唐稱姬虞帶礪臺發其祥削桐蒲  
屏載祀四百翼贊沃興晉亦惟天所授絳侯就  
國謗議迺生壻八子屬以推戴代宗而顧逆萌  
小縣安得以少文而厚誣之耶志封建域處翼  
州稍入于梁畢參之交實為翼度臺駘實沈不



及君身君子譏焉志星野李奇八寶河上自居  
漢文好道萬乘焉訪羊角白朮托言李耳唐人  
自因銅山賜以銖流布歷山之陽故跡具存  
豈銅錫往往爐置碁列蜀嚴通之外是亦通所  
據耶悼遷新田水流其惡迺指澮川卒有戎患  
表東山河亦無害也志山川丹朱不肖於克以  
則天之德比也已實有天下而讓之舜子孫歷  
虞夏殷商以享其故封彥排趙宋名臣亭墓軒  
圃題為潞公猶有甘棠之思焉物上之宜而

各不齊壤白田中賦上上錯附載禹貢作古蹟  
物土志經界既正穀祿可平力役不均從事悼  
恧臺輿胥皂各有攸司勇夫重關以綢繡戶小  
人織齋君子深思蟋蟀伐檀固瘵風也作田賦  
墉壑風俗志廐祀之宮數里而使者舍於諫人  
天厲不成盜賊充斥鄰國刺之火朝覲矣而道  
弗難行觀風以知政焉安于尹鐸保障之良豹  
繫十二崇以利民其君每飯必祝西門之為人  
臣也作區署官師循牧志仲尼云聖及河而邊



子夏歸昌微言人士翕然嚮道者入於戎典咸  
祀之作學宮群祀志晉亦仕國多雅謀言聞聞  
者大抵三晉之人也穆侯失命師服進言魏犢  
從亡舊勲是報士鷙忠於申生築城不慎以威  
悟獻公欒卻狐先墮為萌隸君子惑之作仕進  
者舊志安懷敗名重耳為勲惟晉實賢讓為內  
子而已下之之推引辟與子偕隱閨門尤風化  
之原乎志烈女嘉驪迴夷門抱關者也無忌待  
之備矣卒解秦患河上翁併姓字而隱之世迴

附之僊踪使當明世日疏附之朋也作隱逸橋  
寓志九原可作其誰迴從聖詰丘陵尊顯松梓  
桑栢猶宜肅恭志立龍風會斯流僊釋之教典  
焉彼修其清靜空寂以存真練性而圖霞舉不  
剽其說以愛吾道卒亦無惡于世矣志僊梵足  
舉也中丞堂君御史堂燕文獻無徵舊乘蕪穢  
其屬之長吏有威命矣而史公惟良適以按楚  
假休沐還里中曰余不佞翼人也故事其何  
敢辭越一季既以就此書又謂不秀以翼戶



口之衰耗而併其三之一以甦民心不勝徭者  
亦既就斯民也虞夏殷周所耕鑿熙皞之民  
也雖邑形繁大內益罷於奔命歸併急矣廼  
情偽恣張侈靡無有窮期比屋可封俗于烏有  
夫其舊典不足戾亦何觀耶後之銜綸綰綬  
而邑長於斯者一徵於典籍以防戾而返之嬉  
遊醺醺之域政在方外矣翼其有廖乎有併  
里之役尤不可無是志之修明已詳而有體嚴  
而不苛質而有序文不傷靡本諸詩書春秋

之際以存數千百年之已事以明

明興制度禮文之盛而紹名世昭法戒致意深  
矣寧謂茲取兩邑即有景耀不出一同者乎誠有  
味乎史公之論著若此也

賜進士第文林郎知翼城縣事分陝崔儒秀撰



